

## 金日龙：一位“非典型艺术家”的自白

原创：artnet 新闻 [artnet 报道](#)



金日龙个展“意象重构”在魏画廊深圳空间的预展现场。图片：致谢魏画廊

如果不了解金日龙，或许会把他视为典型的“非典型艺术家”：行政职务加身、同时承担教学任务。但略微了解过后又会发现，另一重面貌在他身上共存：师从靳尚谊先生、油画系一画室出身，俨然是“根正苗红”的学院派——不论如何，与活跃于艺术世界中的专职画家相比，金日龙确实可用“低调”一词来形容，2006年在韩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被靳尚谊先生召唤归国任教，13年为母校尽心工作，今年才即将在香港魏画廊举办自己的第二次个展。



金日龙个展“意象重构”在魏画廊深圳空间的预展现场。图片：致谢魏画廊

本次展览标题“意象重构”几乎是金日龙近些年来创作思维的核心。从美院油画系毕业后转向设计和影像艺术的创作，而后再回到绘画，这条路上的每一步对于展览中呈现的作品而言，都是重构内核的过程：近年来创作的“修行”“丁酉中秋”等系列颇具凝练风格，饱和度极高的色块穿插于画面之间，错落的线条将规整的视觉秩序感打破，又凸显出一种呼之欲出的动感。正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论：“**（金日龙的作品）把感性的挥洒与理性的控制结合起来，注重结构内部的交错组织，也在画面的纵深层次上用力，采取厚薄相间的多层次处理，使画面的视觉效果达到深厚的程度。**”但在最新的“天地玄黄”系列中，画面里似乎又透露出几分沉静的内趋意味，饱和度降低，更含蓄的东方式思考昭然若揭。



金日龙个展“意象重构”在魏画廊深圳空间的预展现场。图片：致谢魏画廊



金日龙个展“意象重构”在魏画廊深圳空间的预展现场。图片：致谢魏画廊

不过，不论媒介和视觉表现形式如何变化，这些年来金日龙作品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情感传达的直白性。这位艺术家相信，只有触动自己的艺术才能触动他人，而正是在这样简单的信念驱使下，艺术家以乐观的态度消化了自己迥异的社会身份，并将这些丰富的经历最终转化为作品背后的养分。

artnet 新闻

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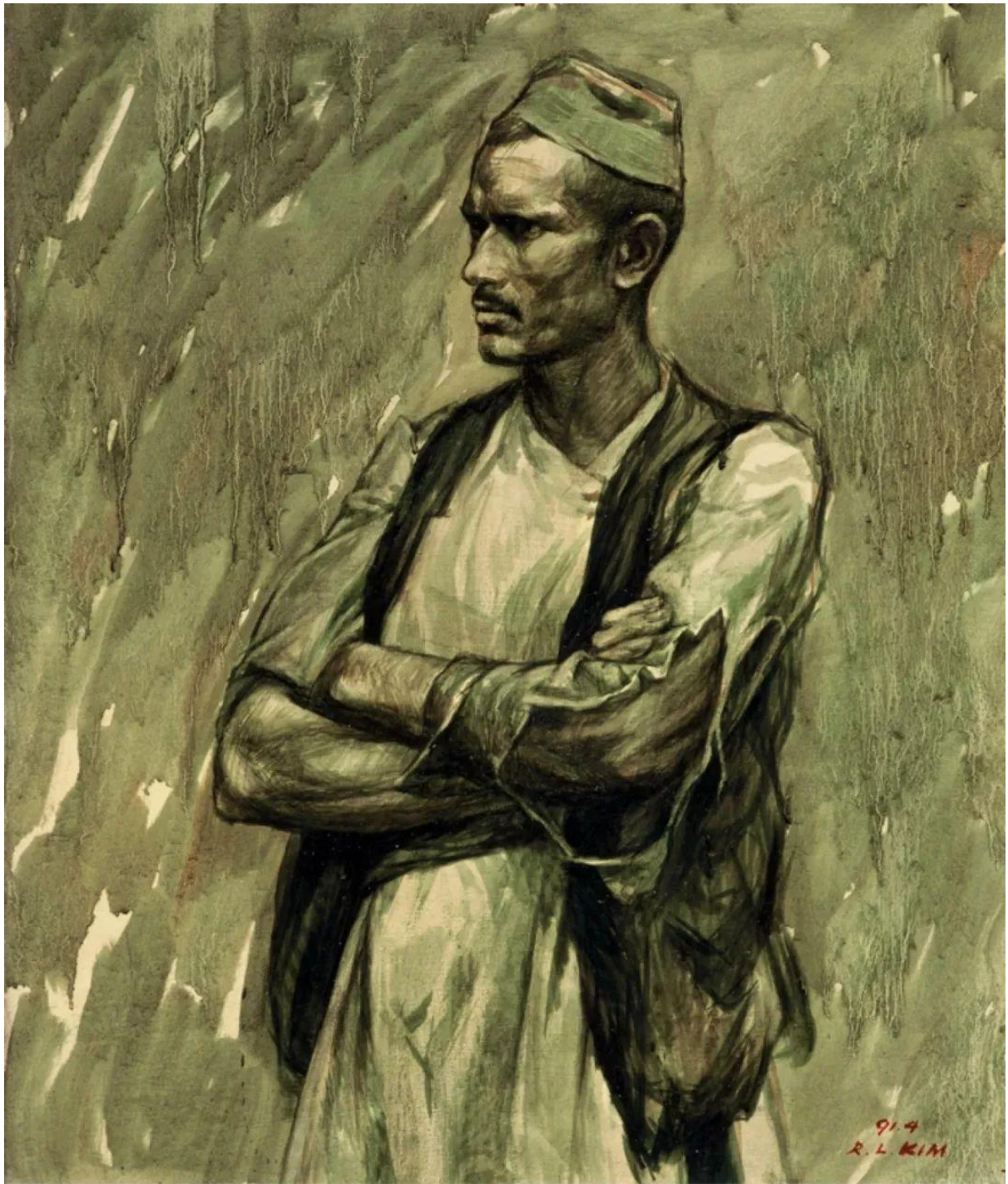
金日龙



艺术家金日龙。摄影：金东郁

**您的创作几经变化，从美院油画系毕业以后去韩国转做设计及影像艺术，后又回归绘画。这些转变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？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**

确实，我的经历和很多人可能不太一样，并不是从美院附中一路考上来的，而是中专毕业后先参加工作再考到美院的。我就读的中专是个美术学校，三年什么都学，并不是专门学油画。毕业后在话剧团做过舞台布景，也在出版社当过美术编辑。我来自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没想过能考上美术类最高学府，中央美院油画系更是不敢想，这是当时最热门、最难考的绘画专业。十分幸运的是，我的作品在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上获了金奖，当年的江丰院长在颁奖时看我年纪很小，就问我是否上过大学，得知没有后就让我第二天去美院找他，中央美院的大门就这样向我打开，进入了油画系一工作室学习。一画室有写实传统，一年级是吴小昌、温葆老师，二年级是潘世勋、王征华老师，之后是靳尚谊、梁玉龙、杨飞云、汲成等老师。大四那年，我的毕业创作老师是韦启美先生，他思维特别开放、极具开拓性，强调不拘泥固定的模式。在这些先生的指导下，我拥有了扎实的写实油画基本功及绘画表现能力。毕业后一个偶然的去韩国任教，因为国外对我们的写实功底很认可也感兴趣，我到那边以后就继续深造学习，一路读到了博士。



金日龙，《人物》，油画，60.5 × 50 cm，1991。图片：致谢艺术家

其实我在美院读书的时候就有些“叛逆”，毕业作品已经不是一画室的风格。学习期间去敦煌考察，敦煌艺术中的散点和平面性吸引了我，开始淡化西方油画传统中透视之类的东西。也感谢毕业那年遇到韦启美先生，他认可我的这种变化。后来在韩国，偶然一次机会在湖岩美术馆（三星美术馆）又遇见白南准，和他聊天时感觉这位老先生比很多年轻人还超前，我当时觉得从架上转到装置就是变化了，但人家的装置里还有影像和动态的元素，这让我大受启发。当时我正在弘益大学绘画系读博士一年级，想想觉得不行、

得改，于是转到设计学院读影像方向。靳尚谊先生两次到访韩国，直到第二次才敢和他说我已经不在具象创作的道路上，靳先生很开明，正是他在任期间将中央美院设计和建筑学科创建起来。他让我毕业以后赶紧回来教课，我虽然在韩国已有工作，但还是毅然回国，回到设计学院影像数字媒体工作室。



金日龙, 《道拉吉》, 油画, 165 x 145 cm, 1986。图片: 致谢艺术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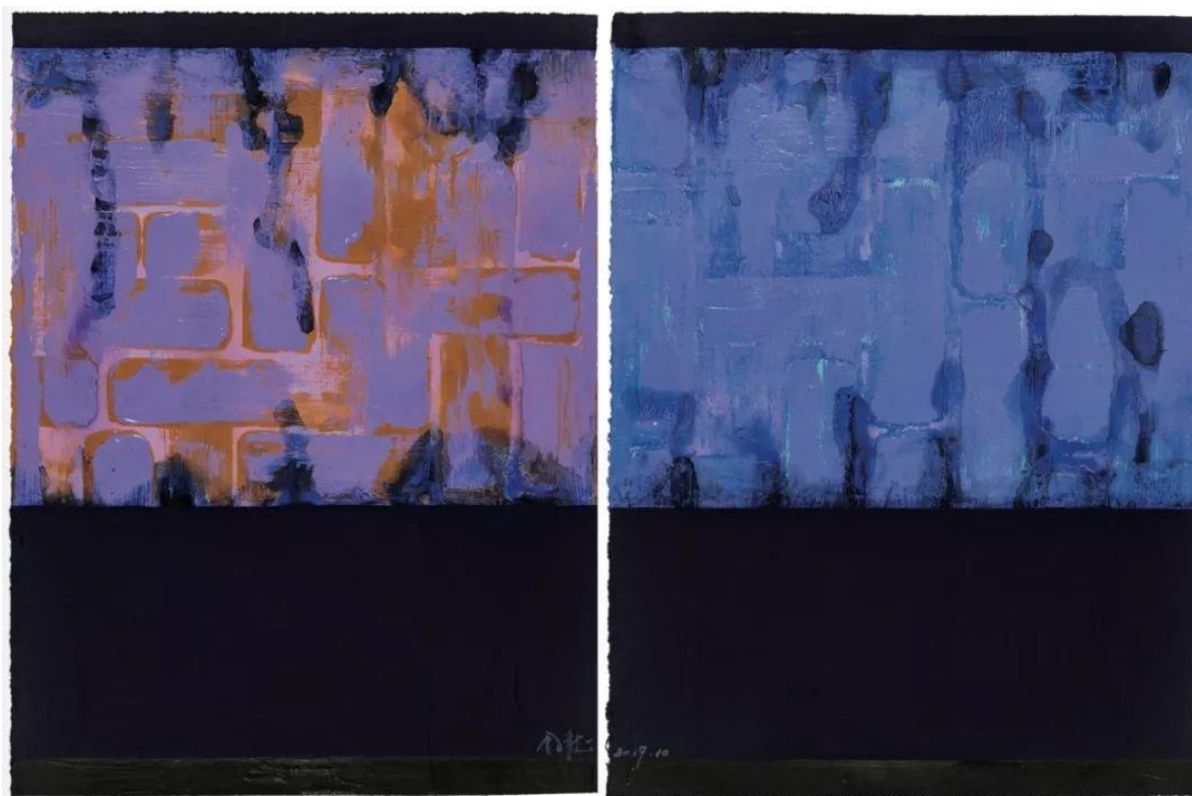
美术研究 **4** 1986

金日龙作品《道拉吉》刊登在《美术研究》1986年4月刊上

去年我在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办个展，靳先生在展览开幕式上说的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金日龙从油画系一画室出去，从具象到现在作品风格有很大变化，**有设计的影子，也有影像的东西，但深层还是油画系的技巧和基本功**。这个总结挺精到，我过去的经历最终确实都融合在了自己的创作中。

**说到影像艺术，我记得您说比尔·维奥拉好像也对您产生过挺大的影响，对吗？**

对，有影响。我做影像的时候做过很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，这样才能了解国际国内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，一看白南准之后就是维奥拉，于是我就把两人放一起对比：白南准是“快”的，维奥拉是“慢”的，前者在快节奏中对人造成直观的冲击感，后者在慢节奏中逐步把人引入到新的思维角度。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，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将他们一“快”一“慢”的思维进行了尝试，但视觉表现不一样。总体而言，这两位对我的影响都很大，甚至后来我对维奥拉的思考比对白南准还更多了一些。



金日龙，《修行（一）》，纸上丙烯，116 x 76 cm，2017。图片：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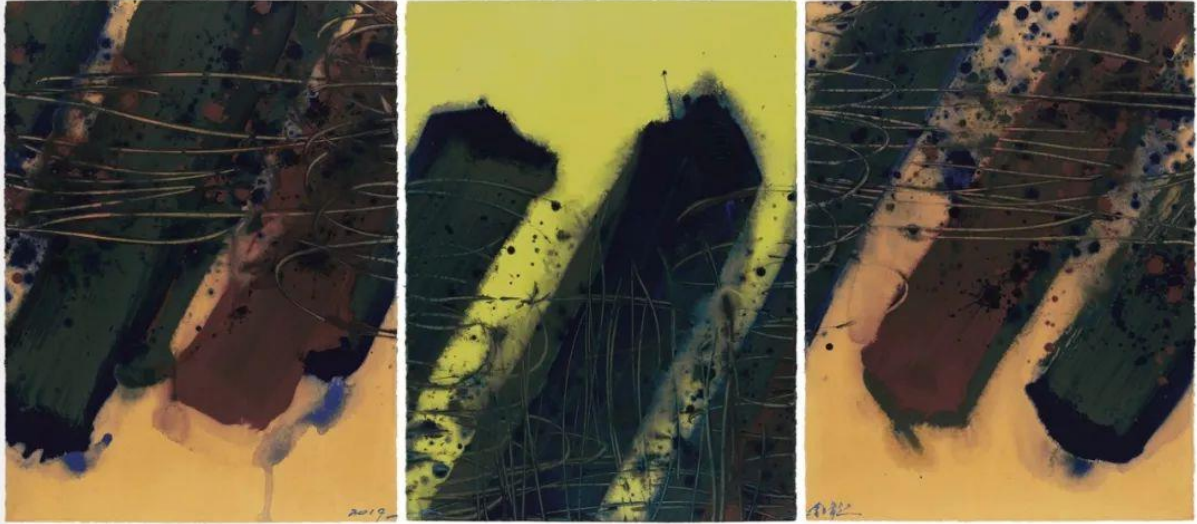
金日龙，《丁酉中秋（一）》，纸上丙烯，76 x 174 cm，2017。图片：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**您曾表示自己的绘画与其说是“抽象”，不如说是“意象”。应当如何理解这里的“意象”概念？**

我不觉得自己的作品是“抽象画”，因为“抽象”这个概念和名词都是西方传过来的，但我没有真正到西方学习生活过，一直是在韩国、日本、印度这些地方游历，以前学西画的时候虽然也看作品，但画册看得多，原作看得少，所以对西方传统多多少少有点“信心不足”。但东方传统不一样，我在敦煌系统研习临摹，平时水墨也看得多，对我来讲这些东西最熟悉，骨子里还是东方化的。这种矛盾一直存在，所以我想找一个东西来阐释自己的想法，于是慢慢落实到“意象”上来。当然，中国传统美学中就有“意象”这个概念，指一种非常微妙的审美状态，但我所说的“意象”更多是我自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，将这种精神性的领会融入自己的创作中，这既是艺术家要做的事情，也是我解决自己一直以来思维冲突的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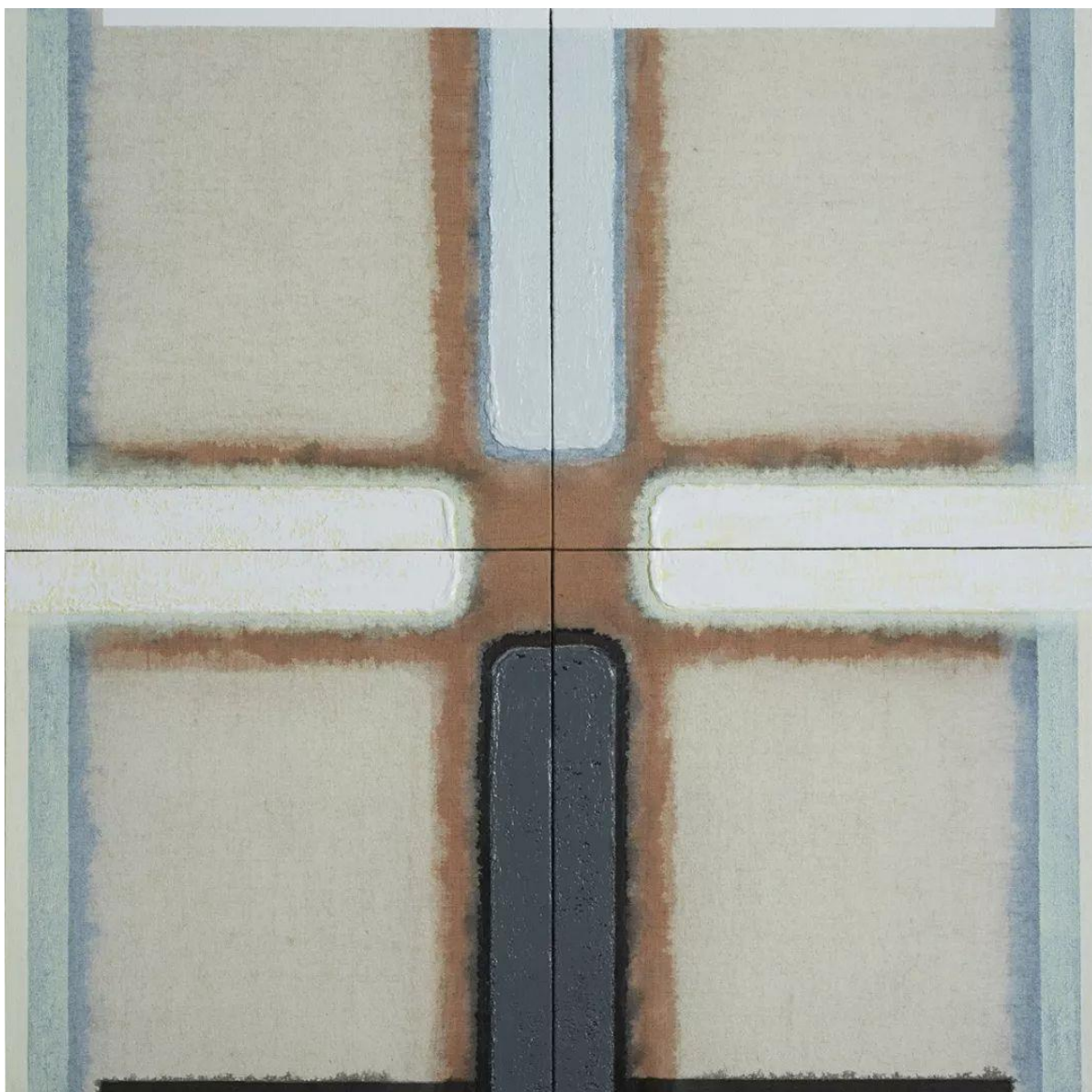


金日龙，《祝祭（一）》，纸上丙烯，58 x 76 cm，2019。图片：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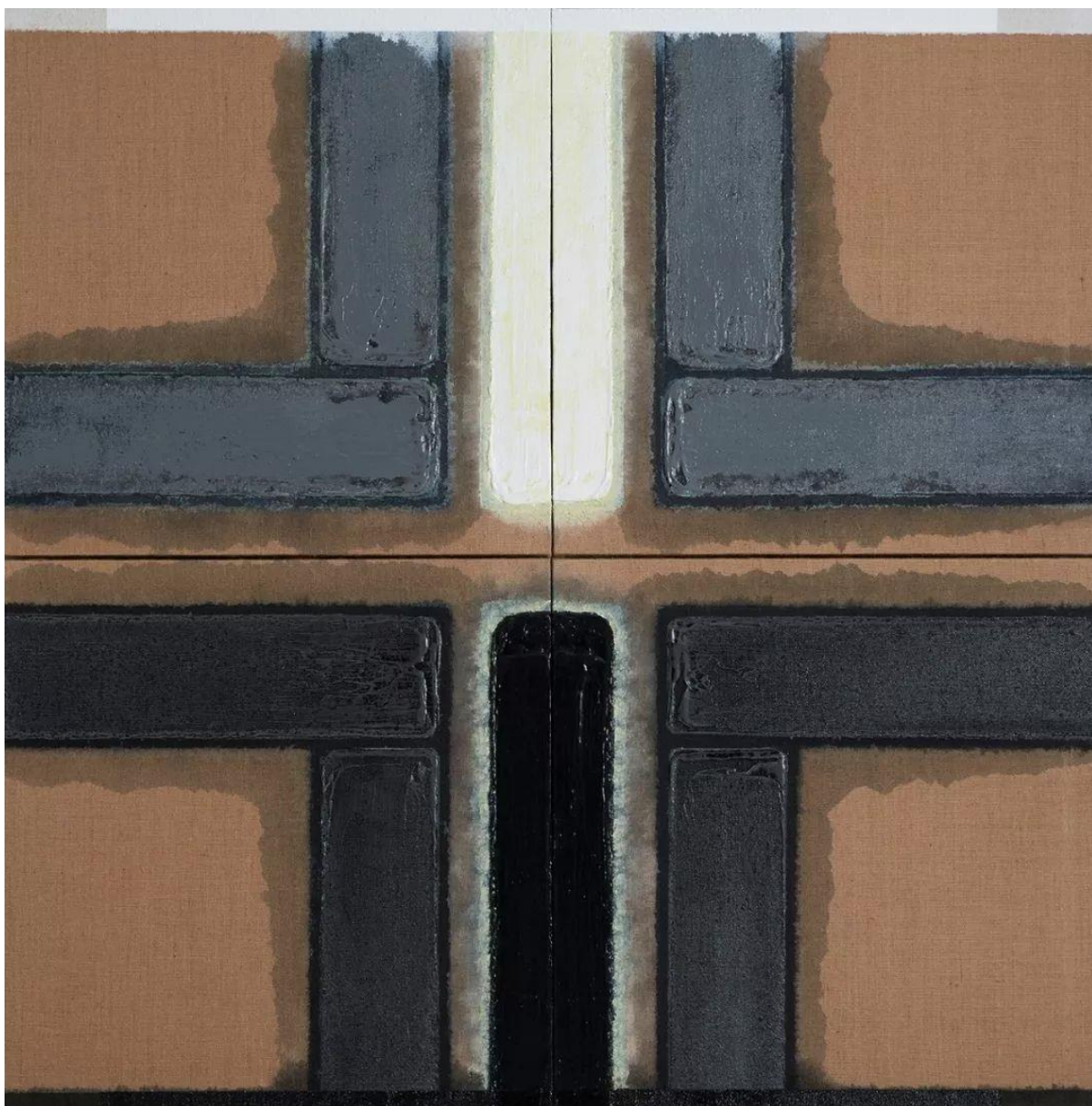


金日龙, 《重构》, 纸上丙烯, 76 x 174 cm, 2018。图片: 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我理解“意象”这个概念的方式就是“重构”——我把自己的思维逐步整理，并且表达出来。其实以前不太敢说这些东西，但近几年来思考逐步清晰，觉得这是对我现阶段创作探索最合适的概括。为什么是“重构”？这和具体情况有关系：我们读大学是 80 年代，那时的美术教育几乎都从具象开始，进入现当代艺术的时间又相对较短，这和很多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在韩国上课时就发现他们对现当代艺术的理解既彻底又颠覆。所以我经历的是个特殊的年代，但现在回头看看又觉得它们为我提供了给养和能量，让我现在能踏实、自如地进行创作，一点儿也不慌。



金日龙, 《天地玄黄 (二) 》, 布面丙烯, 160 x 160 cm, 2019。图片: 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

金日龙，《天地玄黄（三）》，布面丙烯，160 x 160 cm，2019。图片：致谢艺术家及魏画廊

**本次所有展出的作品当中，有一件格外引人注目，就是那件创作于 1990 年的《组画 1》。**

这个要归功于策展人魏女士，她想通过这件作品表达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变化路径，告诉观众我不是直接进入到抽象状态。这次展览整个工作过程都非常细致，我因为日常工作比较忙碌，魏女士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会亲自提出修改，非常认真。这次合作之所以促成，也是因为这份认真的态度：魏女士来我工作室的时候，一眼看中的并不是那些颜色绚丽的画，反而在一张色调简单的作品前停留了很久——那是我当时画不下去的一件作品。我觉得她对艺术家的作品有思考。之后，我们也就展览的概念等许多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，她很尊重艺术家的想法，在商业环境下保持这样严谨的态度，我挺感动。



金日龙, 《组画 1》, 21.5 × 23.5 cm, 1990。图片: 致谢艺术家



1992 4

LIAN HUAN HUA B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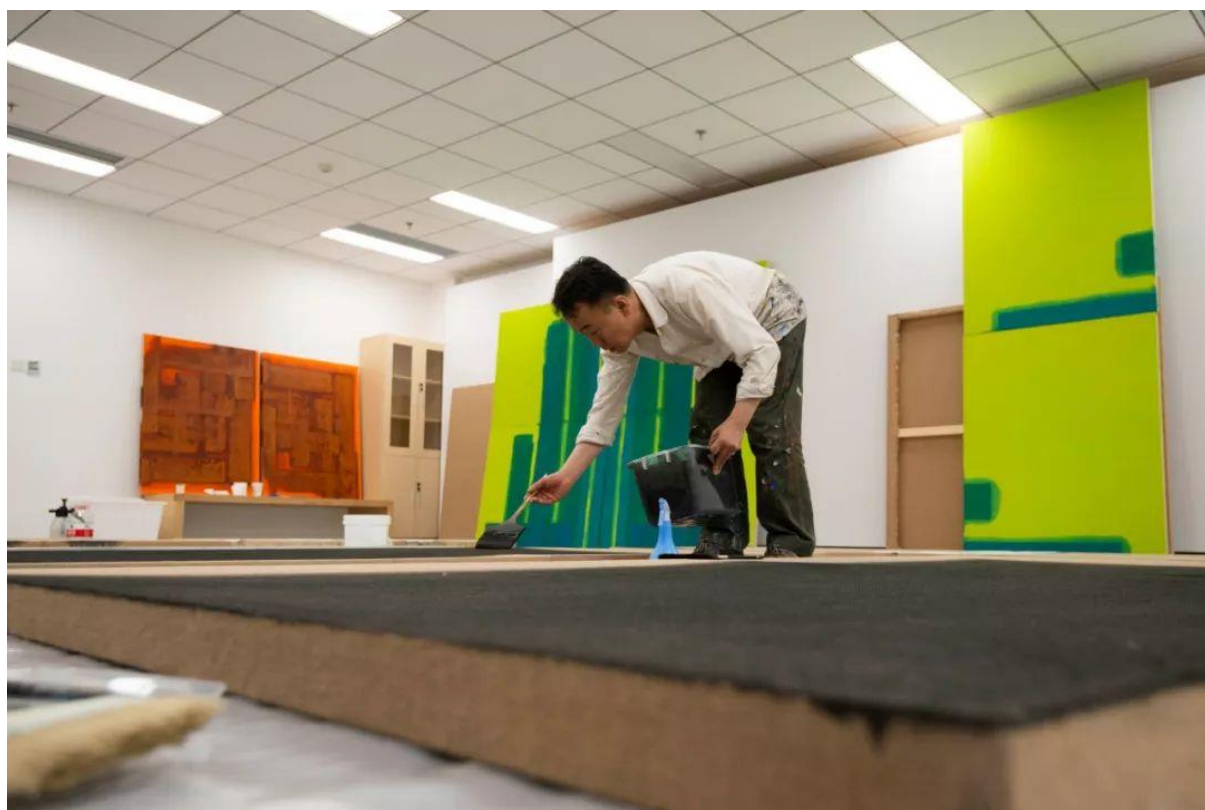
# 连环画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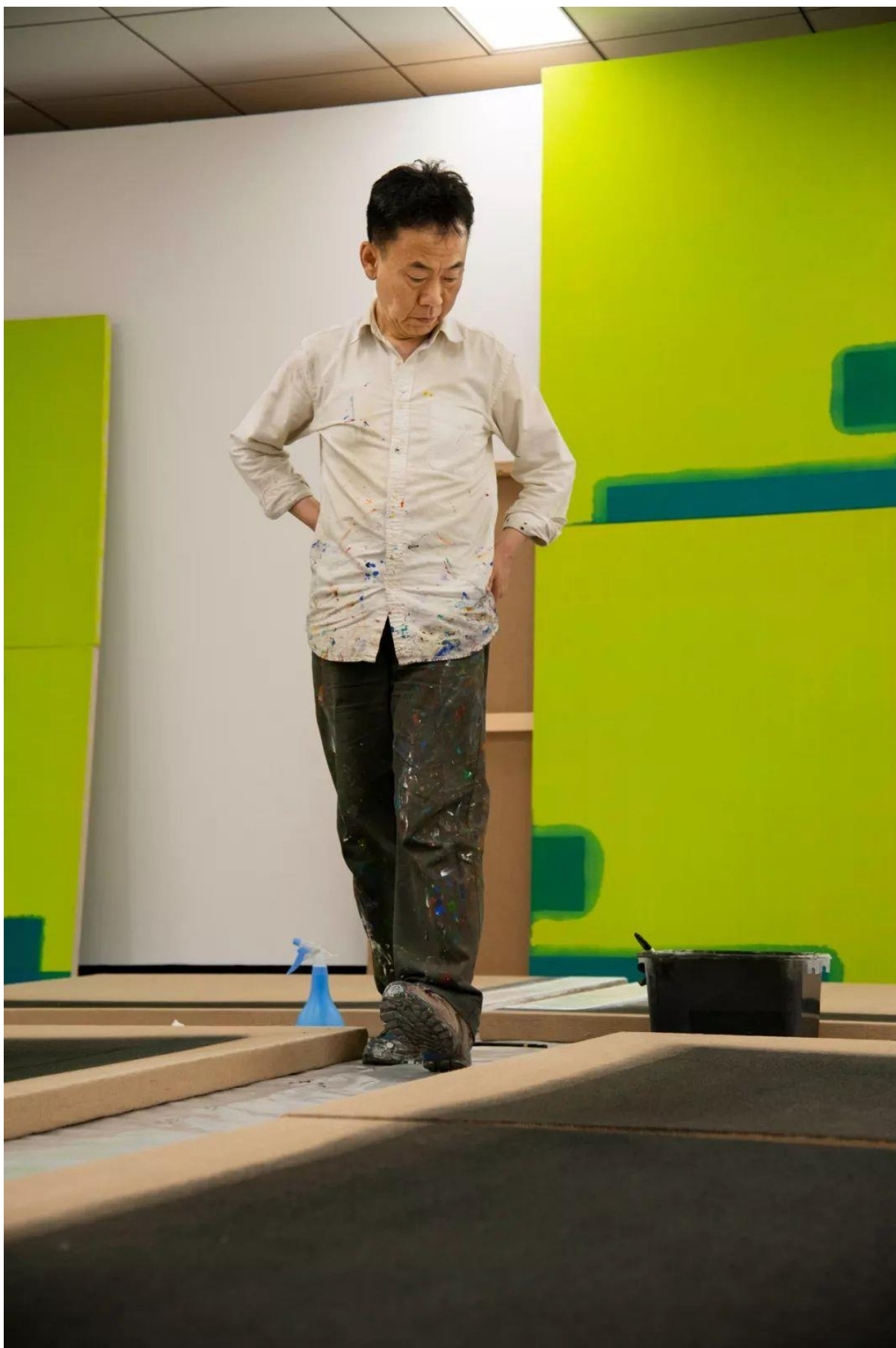
金日龙作品《组画 1》刊登在《连环画报》1992 年 4 月刊上

刚才提到一点，就是行政职务和教学任务，这些东西应该让您已经足够忙碌了。您如何看待这些身份，平时的创作又是怎样的节奏？

很多人看来，我的行政职务和艺术没什么关系，其实最初我自己也这么想，刚开始的时候心里打鼓，觉得“完了，我改行了”。第一个星期我都没去报到，觉得自己只会画画，其他的事肯定不行，不能去。但现在回头想想，这份人事工作对我的影响真是潜移默化，甚至这次展览“意象重构”的概念都和它分不开：因为需要上班，我选择了绘画材料里最方便的丙烯重新开始创作，一有空我就把画布铺在楼道里画，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，我的生活状态就是“**兼职人事处打工，本职楼道画家**”；又因为工作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我曾在办公室四面装上 Go pro，记录最真实的工作日常。有次徐冰过来，看到之后非常高兴，一直和我说这个东西得坚持做出来，我很感恩。



金日龙在工作室中。摄影：金东郁



金日龙在工作室中。摄影：金东郁

这些经历让我对自己画画的过程产生了不一样的思考，我性格比较简单，最初做人事工作的时候压力不小，但只要开始画画，心里慢慢就稳定下来，精神上的压抑在画面上爆发出来，呈现的感觉也是直接的。到现在我可以说，自己画画不是功利的，就是不能停下来，它是我对日常的一种调剂。我属牛，就习惯一个劲地往前走。艺术对我来讲是生命，这辈子能做艺术我很荣幸，因为它无止境，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段经历会在艺术中浪费，所有的东西最终成就了作品。

文 | 余雨桐